



# 傾城之戀

子天布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城之恋 / 灵希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 2  
ISBN 978-7-5039-4131-3

I. 倾… II. 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21511号

## 倾城之恋

著 者: 灵 希

责任编辑: 陶 玮

策 划 人: 徐 洁

装帧设计: 刘 容

出版发行: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: [www.whyscbs.com](http://www.whyscbs.com)

电子邮箱: [whysbooks@263.net](mailto:whysbooks@263.net)

电 话: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 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 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4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3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9-4131-3

定 价: 2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# 倾城之恋！

乱世催成了国破家亡，也催成了一段倾城绝恋。  
这份深沉而绝望的爱，能否撼动那绵绵的恨意……



① 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

005

② 东风夜放花千树，宝马雕车香满路

029

③ 淡烟疏雨冷黄昏，零落茶蘼损春痕

063

④ 庭院深深深几许，谁怜憔悴更雕零

083

⑤ 落花不语空辞树，流水无情自入池

101

⑥ 风住尘香花已尽，物是人非事事休

119

⑦ 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

139

⑧ 云开月明意切切，雪化春融情绵绵

163

# 目录

灵希著

③ 钟鸣鼎食一朝倾，疏林冷清尽萧落

185

④ 彤云低锁山河暗，秋风卷尽故园残

205

⑤ 自古名将如美人，不许人间见白头

223

⑥ 良辰好景知几何，还君明珠离泪寒

253





# 倾城之恋

在繁华的萧府，她第一次遇见了他，  
而这一面，恰是她此生躲不掉的孽。  
这正是——伊人千行珠泪，系君一世痴心。

④ 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

⑤ 东风夜放花千树，宝马雕车香满路

⑥ 淡烟疏雨冷黄昏，零落茶蘼损春痕

⑦ 庭院深深深几许，谁怜憔悴更雕零

⑧ 落花不语空辞树，流水无情自入池

⑨ 风住尘香花已尽，物是人非事事休

天希著



那一年的雪下得特别的大。

冒着蒸汽的火车隆隆地就要驶进北新车站，白雾般的蒸汽让漫天飘落的雪花化成点点水滴。火车头等包厢内，五十多岁的刘嬷嬷在车玻璃上哈了口暖气，让那玻璃上的冰渣子一点点地融化。不过，再竭力往外望，也只看到外面白茫茫的大雪，根本看不清什么东西。

一旁的丫鬟金香早就急了，说：“老太太快别弄那窗户了，这会儿包厢里好容易暖和些，嬷嬷不怕冻，我们可是受不了了。”

刘嬷嬷回头，面带怒容地啐了金香一口：“看你那点出息，小冻猫子似的，你忘了车刚到新青岛，你头一遭见这么场大雪时那股子新鲜劲了？这会儿倒知道冻了！敢数落你刘嬷嬷，看冻不死你个没筋骨的小蹄子。”

刘嬷嬷是林家小姐乳母，又在林家效力多年，简直是和半个主子没差别，得罪不得。金香忙笑嘻嘻地围上来：“嬷嬷别动怒，谁不知道嬷嬷就是从这冰天雪地里出来的，要不是这么着，老爷也不放心让嬷嬷一路北送小姐过来。”

金香一副讨好的嬉笑嘴脸，总算让刘嬷嬷的脾气稍微缓下来，目光在包厢内一转，立刻绷起面孔。

“九姑娘呢？”

金香指指包厢外：“刚才小姐嫌包厢里气闷，说出去透透气。”

刘嬷嬷斜了一眼向来躲懒卖乖的金香，也不说什么，拿起一旁的大衣便走了出去，果然看见才十五岁的林家小姐林杭景站在包厢尽头，只穿着一件水蓝色的衣裙，裙子上的蕾丝随着冷风翻飞着，倒好像她这个人承不住那衣服的重量，也随着那风微微摇晃着。

嬷嬷忙走上前去，把大衣披在林杭景的纤瘦的肩上：“九儿，又站在这风口上，一会冒了风，又该头疼了。”

林杭景微微低着头。

她穿的衣裙袖子稍微显得长了些，将她的整个手盖住，露出纤纤细细的指尖来。那身蓝色的裙子对于她还没有长成的身量来说真的太大了，倒显得整个人不盈一握。她伸出手指来捏着衣服上的蕾丝，轻轻地一圈圈地绕着。

刘嬷嬷知道这位九姑娘倔得很，这会儿不言不语的，心里却不知难受成什么样子，刘嬷嬷只得好言相劝。





“你父亲也就是时遭了难，留你在家也是白添烦恼，才安排你去萧大帅处。萧大帅跟你父亲是至交好友，绝不会委屈了你，等你父亲过了这段，缓过这阵来，自然还是接你回去的。你见过哪个堂堂的财政部部长轻易被人整了去？”

林杭景仍然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。

刘嬷嬷刚想再劝几句，只听得汽笛声悠扬响起，火车进了北新站后慢慢地停下来。刘嬷嬷看了看车窗外停顿的景物，叹口气说道：

“从上海到北新，这一路颠簸啊，总算是到了。”

走下火车的时候，只觉得一阵冷风袭来。身旁的金香冻得畏手畏脚，提着个大皮箱一个劲地哆嗦着。刘嬷嬷使劲地拂着落在杭景大衣上的雪花。林杭景早瞧见车站周围已经上了岗哨，她们一行人刚刚下了车，就见一位戎装军人朝着她们走过来，后面跟了三个卫戍侍从。刘嬷嬷知道是萧大帅手底下的人到了，忙迎上去说话，少停便转了回头，满脸喜气地对林杭景说道：

“是萧大帅派来迎我们的。那人姓李，是个副官，说车子就在外面了。”

林杭景点点头。早有几个卫戍走上前来替金香拿了手里的皮箱。那李副官十分礼貌，一路带着她们一行三人出了火车站，但见三辆黑色的汽车停在外面。林杭景坐到车上，刘嬷嬷并金香本想跟着上这辆车，谁知站在车旁的卫戍却拦住她们，示意了后下面的车子。刘嬷嬷无法，只得带着金香上了后面的车子。

林杭景一言不发地坐在车后，那位李副官亲自开车。

车子开动的时候，林杭景循着车窗朝外看去。大雪下了一夜尤未止歇，街道上白茫茫一片。道路两边的树木全都是光秃秃的，一片叶子也没有，是她在上海从未见过的景致。

小汽车开了大半个城区，终于到了萧大帅官邸，直接开进一处宽阔院子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又是雪夜，林杭景只觉得车窗外黑影幢幢，放眼处只见水磨高砌的砖墙，远远近近的全都是房子，最里面竟是一栋西式小青楼。

车子终于停下来。

李副官先下车，拉开后座车门：“林小姐下车吧，大帅还在江北未回，由七夫人设宴为林小姐接风。”

林杭景小心翼翼地下了车，回头看刘嬷嬷和金香也已经走过来了。刘嬷嬷急步走上来拉住了杭景小小的手，杭景才觉得安心下来，转眼李副官已经领着三人

朝着西式洋楼的大厅走去。楼前站着两个哨兵，手里拿着的枪上刺刀雪亮，见李副官走来，啪的一个敬礼，倒把金香给吓得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。

才推门朝前走了几步，就觉得暖气扑面而来。大厅门是开着的，早有丫鬟通传进去，里面传来女人的阵阵笑声，笑得莺啼婉转，令人心也不禁地熨贴了几分。

遥遥地就听得那女人边笑边说：

“哎呀，老三，你看你都坏成什么样了！哪有往人脑袋瓜子上放果子练枪的，都是底下人纵得你，回头我告诉大帅，看不打断你的腿！”

通传的丫鬟走出来招了下手，李副官转过头对站在刘嬷嬷身边的杭景说：“林小姐请进吧。”

林杭景走进大厅，只觉得眼前一亮。雪亮的水晶灯把整个大厅照得亮如白昼，地上铺着西式地毯，踩上去软绵无声。林杭景才刚进来，就听到一声娇笑，一阵香气袭来，一只戴着通体碧绿翠玉镯子的手已经伸到了她的眼前，攥了她冰凉的小手去。

“啧啧，我今儿可是开了眼界了，这也只有江南的水才能养出这么水灵的姑娘啊。老三，快来看看，比你二姐如何？”

一旁的李副官赶忙先介绍着：“这是七夫人。”

“快别说什么七夫人，叫我七姨就行了。”

林杭景抬起眼眸来，看着握着自己手的七夫人，只见她一身粉红色缎子面旗袍，领口别着一枚华贵的蓝宝石别针，面容姣好。林杭景还未说话，却见一个十九岁左右的男子走上前来，眉宇间磊落英挺，一脸英气，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林杭景，淡淡一笑，完全是看个小孩子的随性模样。

“呵，这可真是戏文里写的，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了。”

七夫人玲珑一笑，拉着林杭景的手，说：“这是你三哥，萧北辰。”

林杭景垂下眼眸，只觉得那男子目光炯炯，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雪亮，竟让她觉得一阵阵不安。她低着头，看到他的手里捏着个马鞭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黑色靴子上的马刺。那马刺锃亮，透着丝丝冷硬。

萧北辰也看看林杭景，看到她纤纤的指尖从缀着蕾丝的衣袖里露出来，雪白的手指，好像是雪化成的，仿佛轻轻一捏就会融掉一般。他微微一笑，随着自己那无所顾忌的性子，伸手便去牵杭景的手。





多情只有春庭月，  
犹为离人照落花

“妹妹小心手冷。”

林杭景将手一缩。一旁的刘嬷嬷早就开了口，一脸不悦：“三少爷快请自重些，我们家小姐的手可不能这么随意碰的。”

玲珑剔透的七夫人抿唇一笑，刚要说话，萧北辰却已经笑起来，走到护主心切、一脸正气凛然的刘嬷嬷的身边，兀自油嘴滑舌：“也不过是觉得妹妹冷了，心里记挂着，过来瞧瞧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您老多担待些就是了。”

“我不冷，不劳你挂记。”

一个不卑不亢的声音自萧北辰的身后传来。萧北辰回头，只见林杭景已经抬起头来，一双清亮的眼眸像是沁在水里的玉石，温温润润的。她说完那三个字之后轻轻地抿住嘴唇，花瓣般柔软红润的嘴唇抿出一条细细的线来，隐隐透出一股子倔强的神气。

萧北辰扬扬眉，却不说话了，依然摆弄着手里的马鞭，目光在林杭景的身上打量了一圈，眉目间透出淡淡的锐意。

“真不愧是大家大户出来的小姐，一句话就僵住了我们老三。”看萧北辰吃了个闷亏，一旁的七夫人走上前来打圆场，拉住了林杭景细细白白的小手，笑得熟稔亲热：“老三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当这是你在戏园子里花钱捧的那些个什么玉宝贝、金宝儿的，对着林姑娘也敢这么造次？！”

萧北辰不甚在意地笑笑，转身就朝厅外走。七夫人赶忙追着问道：“你这又是到什么地方去？好容易来我这一趟就这么急着走，你七姨这有老虎，看吃了你？”

“父亲事忙，我左右不过是过来应个景，七姨可别拿我做筏子。你要是闲得慌，去找大姐、二姐、四妹跟你聊聊也就是了。”

他只管穿上黑色军髦，系上颈间的扣子，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林杭景，唇角上扬，扯出一丝淡淡的冷笑。

“这不还多了个不怕冷的林妹妹陪着你，她不怕冷天，我可怕见冷人儿。”

七夫人笑着嗔道：“你倒气性大，芝麻点儿的账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一会儿你大姐、二姐、四妹就来了，难得来得这般齐全，你看你……”

“你们这莺莺燕燕的一大屋子，我可消受不起！”

萧北辰说着，一径出了厅门。

守在门外的侍从已经迎了上来，他也不说话，走到洋楼外去。汽车已经备好，侍卫长郭绍伦见萧北辰这架势，心下已经明白，自己坐在驾驶座上去开车，将车

一路开出大帅官邸，须臾之间就开到了北新城内最大的馆子“明玉玥”。

萧北辰下了车，朝着四楼的包厢走去，才走进包厢，就听得一阵喧闹。讲武堂炮兵科的学员们早就热热闹闹地坐了一屋子，桌上摆着几样精细糕点，还未摆菜。莫督统的独子莫伟毅笑声不绝：“萧三哥可是来了，偏得元宝儿念叨着才肯到，酒还没喝上，这英雄美人的门面倒做了个十足。”

萧北辰走进包厢，昆曲名角元宝儿言笑盈盈地上来亲为他捧了大衣。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细花旗袍，头发烫成时下最时髦的样式，面如满月，十指纤纤，涂着朱红蔻丹，一双水漾眼眸里情意浓浓。

一桌子公子哥儿更是起哄，莫伟毅一马当先：“萧三哥你来得晚了，别是又被你老子捶了？”

萧北辰坐下，淡淡一笑，俊挺的面孔上一副少年英气：“我老子眼下正亲往江北视察军务，还腾不出手来捶我，不然我哪有空跟你们这群狐朋狗党混在一起。”

桌子上顿时一片叫嚷，表示对“狐朋狗党”这个词的不满。许团长的儿子许子俊是讲武堂内出了名的“傻愣二五眼儿”，能拿大炮当二踢脚放的主，当下把个桌子拍得山响，瞪着眼睛梗着脖子喊坐在萧北辰一侧的元宝儿：“元宝儿快替你许爷灌他一大杯，回头把萧三哥灌醉了，我们哥儿几个亲自把他抬到你床上去！”

千娇百媚的元宝儿斟了满满一杯酒过来，亲送到萧北辰的嘴边，喂着他喝了。萧北辰略显狭长的眼睛略微一扫，扫到了元宝儿那娇艳欲滴的红唇，倒比官邸里的初绽的玫瑰还要红艳几分，红得几乎没了形状，宛如一滩化开的红蜡。

他怔了怔，脑海里忽然出现一双明澈的眸子来，温温润润的，还有一张茉莉花瓣般柔软红润的嘴唇抿出一条细细的线来，却隐隐透出一股子倔强的神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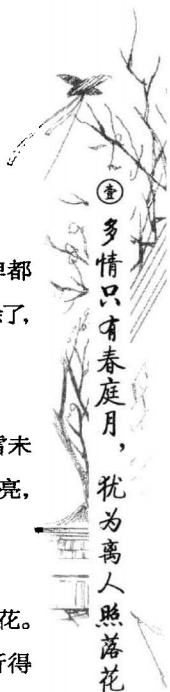
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想起来的，眼见元宝儿第二杯酒又端了上来，他略微扯了扯嘴角，在心里淡然一笑，倒有些嘲弄自己的意味了：“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！”

这一通酒吃完夜已深沉。

萧北辰回到官邸的时候，已经是酒意醺醺，也不惊动别人，索性自个儿顺着游廊回到房间。这房间倒是中式摆设，一色的紫檀木家具，装饰甚是华丽，窗前的缕雪纱恰似收了翅的蝴蝶，轻盈无声。

萧北辰坐在沙发椅上，大帅府的管家萧安吩咐着下人端了一碗凉沁沁的醒酒汤上来，自己接过，双手捧着送到了萧北辰的面前。萧北辰摆摆手，撒下那碗醒





酒汤，随口问道：

“怎么这样安静，七姨没找人打牌？”

萧安躬着身子，恭恭敬敬地说着：“原是叫了几位夫人一起打牌的，这牌都摆上桌了，偏今儿晚上，才打南来的林姑娘发起了高烧，烧得眼瞅着人都糊涂了，这会儿叫了医生来，七夫人正在那边忙乎着呢。”

萧北辰便没有说话。

他靠在沙发椅上，眉宇间一片澄清，随意地朝着窗外看去，只见窗外飞雪未止，片片雪花似乎有了重量，只下得簌簌有声。庭院里雪亮的电灯把这夜照得透亮，却也分外冷清。萧北辰坐了片刻，忽然站起。

“那就看看去吧。”

他一路走出房去，一旁的侍卫长郭绍伦已经跟上，一路撑着伞挡着那雪花。转过东廊护墙，再过了月亮门，就是七姨太的西式小楼，才刚进了大厅，就听得楼上喧哗，七姨太的声音传了出来。

“什么西洋医生，今儿你要是不把林姑娘这烧给我退了，我叫老三带着警卫连拆了你们医院！”

“七姨这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。”

萧北辰一路上着楼，随口道：“平白无故拆了人家医院，回头父亲知道了还得收拾我，七姨倒成了没事的人儿，您这算盘打得好啊。”

那边七姨娘听到了他的声音，说：“老三，快进来。”

他走到二楼一个大屋里，落地灯的灯光将整个房间照得一片晕黄。萧北辰见刘嬷嬷正跟着医生出去开药单子，七姨娘坐在紫檀木雕花大床前，拿着丝绸手绢给躺在床上的林杭景拭着汗，林杭景躺在香软的湘绣被子下面，一头乌黑的长发散落在枕间，更衬得那张巴掌大的小脸苍白得没有了血色，额头上沁着细细的冷汗，纤细的手指露出被子，孩子般微微地蜷缩着。

萧北辰的目光在林杭景如雪似玉的面孔上停留了片刻，却见那原本闭着眼睛的林杭景睫毛毛一颤颤地，居然睁开了眼睛。那一双乌黑明澈的眼瞳里泛着隐隐的水光。他的心里只觉得好似有根羽毛轻轻掠过，莫名地一阵阵发痒。

林杭景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一看给自己拭汗的竟是七姨娘，顿时挣扎着要起来，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刹那间瀑一般地从她的面颊边垂落。

“七姨……”

“快别动，快别动。”

七姨娘慌忙按住林杭景，将她重新按回到床上，盖上厚厚的软被，嘴里不住地说道：“你是想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要什么，都跟我说，你就别动弹了。”

林杭景仰面躺着，望着七姨娘，眼泪从眼角一颗颗地滑下来，颤抖着嘴唇小声说道：“七姨，我才来……就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那一句话软绵绵的，吴依软语的调，听着让人心都不觉得变得很软很软。萧北辰看着晶莹剔透的眼泪从她的小脸上往下滑，在昏黄温暖的灯光下，被那张莹润如玉的面孔衬得倒好像是木樨清露，温温润润的，惹人怜惜。

“你这孩子说话，可真是让人心疼得不行。”七姨娘眼角竟是湿润了，用被子给林杭景盖得严严实实的，生怕再让她冻着一点：“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大帅把你交给我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可怜你小小年纪，从南面来到我们这天寒地冻的地界儿，真是苦了你了，老三……”她转过头去，看着一直站在灯下的萧北辰，“去上我屋把那株四两重的人参拿来，就在衣柜旁边……”

“七姨的东西，我可翻不得。”萧北辰摊摊手，一笑，“再说那人参被七姨藏得严实，我也找不着。”

“你倒会推。”

七姨娘含笑瞪了萧北辰一眼：“你忘了你小时候上我那屋翻了首饰拿出去做东请客，被你父亲罚跪在北花厅整整一夜的事儿了？”

萧北辰只管把玩着放在一旁古董架子上的一块古玉，也不说话。七姨娘无法，只能站起来，下死劲瞪了萧北辰一眼。

“小祖宗，先帮我照看着你妹妹。”

七姨娘走出门去，萧北辰低头看着手里的古玉，手指还在那玉面上轻轻地摩挲着。房间里一点声息都没有，就连躺在床上的林杭景，也是闭着眼睛，呼吸明显放轻了，额头上还是往外沁着冷汗。

萧北辰放下古玉，回头看了躺在床上的林杭景一眼，眼里含着笑。

他晃悠悠地走到了那大床前，拉过一旁的一张椅子坐下，看着七姨的丝绸手绢还放在一旁，也不管是否唐突，拿起来便擦林杭景额头上的汗。谁知那手绢刚碰到她满是细汗的额头，她的头稍微一偏，闭着眼睛躲了开去。

萧北辰黑如点漆的眼眸里笑意更甚，看着林杭景闷声不吭地闭着眼睛。小小的年纪，倒是一副如此倔性的脾气，着实好玩，他逗得越发兴起，眼望着她露在



被子一侧的手指细细嫩嫩，人还没有长大，倒好像连手指都带着几分稚气。

他一时情不自禁地去握她的小手，她的身体一震，陡然睁开眼睛看过来，见他把自己的手握在手心里，脸上怒容顿显，用力往回收，却不想自己的手被他稳稳地握在手里，动弹不得。她又窘又怒，忍着头晕瞪大眼睛看着他。昏黄灯光下，他一张清俊的面孔上笑意更浓，就是诚心逗她。

林杭景只觉得头重千斤，额头发热，连呼出的空气都是滚烫的，身体更是沉重得不像是自己的，看着他握着自己的手，却也挣脱不得，正是五内痛摧之际，却见他的另一只手却又抓了自己散落在枕旁的长发，在手指间轻轻地捻着。她一急，眼泪劈里啪啦地滚落下来，挣扎着出声：

“你……”

他微微一笑，朝着外面使了个眼色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看你，才到我们家，就给我们家添了这么多麻烦……”

她听得外面七姨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似是下楼去了，隐隐有声音传来，竟是吩咐些下人事情。她本想张口叫他走开，此时却不敢出声，心想自己不过是个外人，这会儿已经搅得人家大晚上不得安生，又怎能一事未平又添一事。她瞪着一双孤清的眼睛，眼泪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只想忍了，默不吭声地从他的手里抽自己的手，谁料，忽听得他轻声一笑，面前一暗，竟是他低下头来，亲在她的面颊上。林杭景怒急攻心，眼前忽地一黑，也顾不得什么，左手扬起，一巴掌就打了过去。

她躺着，又是左手，那一巴掌本就没什么力道，只是手指才刚刚修过，指端还未磨平，在他面颊上一划，硬是画出一条细细的血痕来。

萧北辰倒被打了个愣神。

他觉得自己的面颊上隐隐传来细细的一丝疼痛，用手一摸，竟看到一点点血迹，再抬头看躺在床上的林杭景。她好容易从他手里挣开去，整个人便朝床的另外一侧缩去，大概是怒急了，竟是满脸通红，气息紊乱，略微低着头，咳得不成样子，一面咳着，眼泪也急得一行行地涌出来……

他看着她的样子，只是一阵阵发怔。

房间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七姨的声音也传过来：“你看，这又咳上了，就说那医生的药不管用，什么西医东医，我看还是咱们的中医最稳妥！小镞，快叫几个

人，去同善堂请沐大夫来……”

言未了，七姨已经走进房间里，看着房子里的两人的光景，先一下子怔住了，及至看到萧北辰怔怔地坐在那，倒好像是木头人一般。

灯光映照下，隐约看见他的脸上有一条淡淡的血痕，在那张清俊英挺的面孔上更是显眼得很。

七姨眼中流光一转，心里明镜似的，笑道：“老三，这不用你了，还不快出去。”

萧北辰扫了满脸通红、只是咳嗽的林杭景一眼，一句话也不说了，站起转身便走了出去，还没有走到楼梯口，脚踩着软软的地毯，就听到身后七姨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老三。”

他转过头，看着七姨一脸促狭笑意地走过来，半带玩笑半带质问地说道：“你刚才干什么了？”

萧北辰回她一记轻笑，倒也无所谓得很：“我没干什么。”

七姨含着笑，手指朝着萧北辰脸上那道血痕一指：“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这都挂了幌子出来，还不许我说。”

萧北辰微笑：“你想说就说，我也没拦着你。”

七姨便笑道：“不是七姨我说你，你当人家林姑娘是谁？那是世代书香门第里养出来的女儿，祖父是清廷进士，做过翰林编修的，父亲连前瑞政府的议会秘书长、司法总长都当过！真真是个名门闺秀，你也敢去轻薄。小小年纪，你父亲那挂子本事你不学，风流成性你倒得了真传，你呀——”七姨伸出手指在萧北辰的额头上戳了一记，倒好像宠溺自己的儿子一般，毫无教训的模样：“说好听的叫偷香窃玉，说句不好听的那叫色中饿鬼！”

萧北辰不耐烦，说：“什么偷香窃玉，我还软香温玉呢。”

七姨娘扑哧一笑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还跟我对上了，说你几句还不行了呢？赶明儿就该叫你父亲送你到俄国陆军学校去，看讲武堂那群教官都把你教成什么样子！今儿晚上，又喝了酒吧？”

萧北辰也不管七姨话说完没说完，转身就下了楼：“下次七姨再有什么话，就去找五弟、六弟，早知道就不往七姨这来了，白挨了顿教训。”

七姨一路看着他下了楼，知道他是最不耐教训啰嗦的，只能再跟上一句：“回头让萧安伺候你喝了醒酒汤，别喝着酒，伤了肠胃。”顿了一顿，又笑道：“你林







多情只有春庭月，  
犹为离人照落花

111

妹妹这就不用你胡乱记挂了，别下次来又挂了幌子回去。”

萧北辰这时已经走到了大厅门处，对于七姨的调侃，只装作没听见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

大雪纷纷落尽，须臾两月过去，转眼已至四月。北新城内到处杨花飞舞，柳枝新绿，萧北辰一方面忙着讲武堂的课业，一方面与许子俊等人整日里厮混，游玩于风月场所，北新城内，无人不知这一伙纨绔官家子弟，全都是白日就能上街纵马飞奔的主儿，见了唯有远远避之。

林杭景自来到大帅府就住在七夫人处。七夫人原是盛京王将军外室所生之女，虽属庶出，但自幼见多识广，聪明伶俐，年少时曾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讲话，被邀请观看典礼的萧大帅看中，不久迎娶入府做了七夫人。七夫人为人八面玲珑，精明能干，平日里帅府内大小事务皆由她主持管理，亦不奢靡浪费，将帅府一切事宜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更又给萧大帅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——老五萧北望和老六萧北意。萧大帅最宠幸这七夫人，在大帅府里为她盖了一栋二层西式小洋楼，人称“小西楼”，并在楼外花厅引来温泉水为池。因为有温泉水滋润，花厅内繁花似锦，四季不败。

这天萧北辰随着几位师长叔叔去颍军北大营练枪回到官邸，一身戎装还未脱去，一旁的侍卫长郭邵伦尚拿着他的马鞭。萧北辰意兴阑珊，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，只是循着碎石小径走了几步，忽地转过头来对郭绍伦说道：

“走，到七姨那瞧瞧去。”

萧北辰一路过了花障，穿过月亮门，最先到了花厅，目光略微一扫，就看到花厅一旁的紫藤花架下，有一个纤瘦娇小的身影。因侧对着他，所以只能看见半面玉雪般莹润的面庞，一身水蓝色衣裙，乌黑的头发梳成两个整齐的辫子，长长地垂落下来。她正在专心致志地侍弄着一盆兰花，柔嫩剔透的手指在碧绿的兰花叶子上轻轻拂过，一瞬的动作，只让人恨那兰花叶子这般好命，可以被她的手指这般精心地抚弄。

萧北辰呆了片刻，忽看到她柔软的唇角上扬，笑出一个浅浅的酒窝来，低着头对那盆兰花孩子气地小声说道：

“你从哪来的啊？”

萧北辰不由好笑，踏进一步随口答道：“从南面来的。”